



秋天的送别（外一首）

■任剑钊（广东）

秋风肆意地吹拂着脸颊
我和你走在街道地梧桐树旁

我看着满地的黄色落叶
如同看着你地身影渐渐远去

你最终还是消失在街道
我掉落一滴又一滴的眼泪

我才明白离别是伤感的
孤独感也随之而来

掉落的秋叶

一片一片树叶随风落下
满地都是金黄色的树叶

它们追逐着风进行旋转
又跟着风掉落在街道两旁

它们让我忘记了昨日的
哀愁
只剩下一种种忧伤的思念

我看着一片片掉落的树叶
想着你什么时候才会回来

驼背的思想

■媛婕嫣（辽宁）

仅有少许，清醒
更多是酣睡

别问鸟，在天空，有没有膝盖

有时我们驼的不是背

是思想

师心长青

■王金玉（江西）

多年前，他种下的故事
小苗
已长成参天大树
舒展着苍翠之心
守护小小的纪念馆

讲故事的人仿佛已和今日作别
正与往昔紧紧相拥
天空澄净，一馆山风抚过他的双眼

这个季节，紫茉莉般的孩子们
会在门边吹起小号
莧萝则举着红色信仰攀满院墙
和无数次冲口而出的故事一样嘹亮

责任编辑：王晓军
编辑：胡全旺 冯开俊 叶桂秀 金松

父亲的稻草人

■唐安永（重庆）

父亲是一位勤勤恳恳任劳任怨老实巴交的农民，与他深爱的土地打了几十年交道，直到耄耋之年都还常常念及着他的土地，念及着守护庄家的稻草人。

每年的春播秋收时节，父亲都要举行简约却又浓重的捆扎稻草人仪式。春风拂过，田埂上蒲公英的小宝贝们挣脱束缚，撑着伞快活地离开温暖的怀抱，飞向无拘无束的天空；阵阵清脆悦耳的蛙鸣声伴随着清新的空气在广袤田野上空来回飘荡，几只刚从南方飞来的燕子在蔚蓝的天空下斜着翅膀自由地翻飞，发出“叽叽”的叫唤声，似乎告诉父老乡亲，又到一年春播时。父亲在院子里，双手背在身后，悠闲地踱着方步，口中自言自语道：“又到该是捆扎稻草人的时候了。”父亲便找来捆扎稻草人所需的衣裤、篾条、稻草、木棒、麻绳等，他将所需物品一一摆放在院中。只见父亲嘴叼旱烟，烟杆上的烟火随着呼吸愈发显得忽明忽暗，随即用皴裂的双手先将两根粗木棒十字交叉，左手的大拇指和食指紧紧捏住交点，右手麻利地从身旁扯来麻绳，一圈又一圈紧紧缠绕，待确认牢固后才放心地打上一个双环结，再继续绑扎其它木棒，直到搭出“人”的骨架模样。随后，他用细细的篾条将金黄色的稻草捆扎在骨架上，接着拿出破旧的衣服，先把两个袖子套在稻草人的胳膊上。只见父亲身体微微下弯，仔细拉直衣摆，还时不时整理着衣服的褶皱。然后再拿出一条长裤，慢慢地套在稻草人的双腿上，将多余的裤筒反卷起来，便用麻绳当腰带，仔细地扎紧裤腰。父亲的动作是那样的轻柔，生怕扎疼稻草人。当父亲将一顶破旧的草帽戴在稻草人头上时，一具活灵活现的稻草人便完美的呈现眼前。

父亲将捆扎好的稻草人送至田间，步履间满是虔诚，好奇的我也紧随其后。我和父亲来到刚撒播谷种的田埂上，父亲将稻草人稳稳地立在田正中，英姿飒爽，显得如此的逼真。仍不放心的父亲，为了加大稻草人对飞鸟的震慑力，又用麻绳将笋壳叶串起来，系在稻草人手上。每当微风拂过，稻草

人的衣角随风摆动，笋壳叶与稻草人相互摩擦，发出“沙沙”的响声，吓得飞鸟闻风丧胆。我好奇地问父亲：“为什么每年都要捆扎稻草人？”父亲回答道：“稻草人是庄稼的卫士，这样飞鸟误以为是人，能起到保护庄稼的作用。”我继续追问父亲：“这稻草人真能吓住飞鸟不去偷食田间的作物吗？”父亲捋了捋长长的胡须，深情地讲起稻草人护卫庄稼的故事。在离家较远的山湾，有一块旱地，父亲把它开垦出来改成了水田，每年都能收获一定数量的稻谷。有一年稻谷即将成熟时，父亲忘记了将稻草人立在田间，成群结队的飞鸟便对田间的稻谷任意肆虐，待父亲去收割稻谷时，沉甸甸的稻穗竟被成百上千的飞鸟吃得所剩无几。听了父亲的讲述，我越发敬佩那日夜守护在田间的稻草人。

后来，捆扎稻草人成了父亲春播秋收时的必修课，稻草人也准会出现在父亲的田间地头。父亲为了让稻草人保持昂扬向上，积极健康的体魄，他常常来到稻草人身边，扶正被

大风吹得东倒西歪的稻草人，给它整理凌乱的外套，嘴里还情不自禁地念叨着：“辛苦你了，你要好好地守护着稻子哟。”夏天的天气像变脸的孩子，刚刚还是万里晴空，碧空如洗，旋即便是狂风大作，暴雨如注。每逢暴风雨过后，父亲就会第一时间跑去田间，把被狂风暴雨蹂躏的稻草人重新扶正，还时不时伸出笨拙的手抚摸稻草人的脸蛋儿，并用衣袖细致地擦去稻草人身上的稀泥。每逢寒冬来临，父亲准会将稻草人抱回家，小心翼翼脱掉它的外套，并把外套洗得干干净净，还对破损的地方仔细地缝补，为来年的再次使用做好积极准备。

小时候，我最喜欢邀约小伙伴去田间与稻草人玩耍。我们将心爱的自制玩具一同带上，挂在稻草人的手腕上，与它分享快乐。有时我们也采摘一些绚丽多彩的野花，将其插在稻草人的头上、胸前和手臂上，打扮得如此花枝招展。我们还弄来嫩绿的柳条儿，扎成乖巧玲珑的柳条帽，戴在稻草人的头上，尽情地与稻草人狂欢。记忆中，我不小心弄倒了稻草人，吓得哇哇大哭。一旁劳作的父亲赶紧跑来，没有半点责怪的意思，一边弯腰伏背去扶正稻草人，一边笑呵呵地对我说：“不怕，不怕，稻草人又不是人，它是不会知道疼的，再说，你又不是故意的。”从那以后，我更加怜爱父亲的稻草人。

如今，随着农业科技发展日新月异，家乡父老乡亲的稻草人早已纷纷退出了历史舞台，但父亲低头耐心细致地捆扎稻草人的模样，以及稻草人日夜守护在田间的情景，一直清晰地定格在我的脑海里。



早安 摄影 | 岳麓行者（湖南）

亲爱的生活（外一首）

■胡世远（安徽）

很长一段时日，我的付出比收获要多。

你总是希望苦难会自动离开，这只能是个人的偏见。

春天来了，微风荡漾在你和未来之间。

雪落在雪上

雪落在雪上。一只鸟向我飞过来。

像一个天真的孩子那样，它本身就是天使。雪同样也是。

这馈赠给大地的财富，那么多，白茫茫一片。

当阳光映照之时，洁白无瑕的世界面前，让人一下子就忘记了黑暗与丑恶。

土地需要这样一场雪。

人间需要这样一场雪。

正如我在下雪的时候，习惯静候一只鸟的光临。

兴许是儿时雪地上的片段，无法从一个人的记忆里抹去，那些欢快的小鸟蹦蹦跳跳的样子，好似童年的欢愉再现，我重新变为昨天的孩子。

独自站在窗前，望着外面的世界，夜晚因为一场雪而有了不一样的感觉。

不一样的宁静之中，它带来思考。

香烟燃烧的明面上是烟，而实际上则是时间。

向自己请求宽恕吧，那些静态的雪什么也没有说，却又像说出了千言万语，有形的雪捧出无形的闪光的字眼，一片银白。

雪落在雪上。我向一只鸟飞过去。